



世界经典名著

安徒生童话

〔丹麦〕安徒生 著
罗晓晓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员
梦神.....	猿
天堂上的花园	苑
园丁和主人	猿
一片叶子	源
恶毒的王子	濂
姑妈	灏
墓里的孩子	缘
冰姑娘	远
小鬼和小商人.....	员怨
丑小鸭.....	员源
拇指姑娘.....	员苑
幸福的家庭.....	员园
大海蟒.....	员缘
曾祖父.....	员远
烛.....	员员
一家人怎么说.....	员缘
彗星.....	员愿
癞蛤蟆.....	员猿
民歌的鸟儿.....	员员
沼泽王的女儿.....	员缘
奥勒.....	员苑

家养公鸡和风信公鸡	猿猿
“真可爱”	猿远
雪人	猿缘
教堂古钟	猿圆
蜗牛与玫瑰树	猿愿
新世纪的缪斯	猿员
墨水笔和墨水瓶	猿愿
红鞋	猿员
最后一天	猿愿
没有画的画册	猿源
跛脚小孩	猿苑
看门人的儿子	猿愿
跳蚤与教授	猿怨
妈妈的故事	猿源

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夜莺最喜欢向玫瑰花歌唱，在满天星斗的静夜，向她歌唱着爱情。

离土麦那不远的地方，在一株高大的梧桐树下，商人赶着一群驮着东西的骆驼。这群牲口高傲地扬起它们的长脖子，笨重地在这神圣的土地上行走。我看到开满了花的玫瑰树所组成的篱笆。野鸽子在参差不齐的枝杈间飞翔。当太阳射到它们身上时，它们的翅膀发着光，就像珍珠一样。

玫瑰树篱笆上有一朵花，一朵所有的鲜花中最美丽的花。夜莺对它唱出思念的哀愁。可是这朵玫瑰默然无语，它的叶子上连一颗作为同情的眼泪的露珠都没有。它只是面对着几块大石头垂下了枝子。

“这儿躺着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歌手！”玫瑰花说，“我在他的墓上散发着香气；当暴风雨袭来时，我的花瓣落到它身上，这位《依里亚特》的歌唱者成了这块土地中的尘土，我从这尘土中发芽，生长！我是荷马墓上长出的一支玫瑰。我是太神圣了，我不能够为一个平凡的夜莺开出花来。”

于是夜莺就一直不停地歌唱，直到死去。

赶骆驼的商人带着黑奴和驮着东西的牲口走来了。他的小儿子看到了一只死鸟。他把这只小小的歌手埋到伟大的荷马的墓中。那朵玫瑰花在风中颤抖。黄昏到来了。玫瑰花紧紧地收起它的花瓣，做了一个梦。

它梦见在一个美丽的、阳光明媚的日子。一群弗兰克人



——异国人——来参拜荷马的坟墓。在这些异国人之中有一位歌手；他来自北国，来自云朵和北极光的故乡。他摘下这朵玫瑰，把它夹在一本书中，接着把它带到世界的另一部分——他的辽远的祖国。这朵玫瑰在悲哀中凋谢了，静静地躺在这本小书中。他在家把这本书打开，说：“这是从荷马的墓上摘下的一支玫瑰。”

这就是玫瑰花做的一个梦。她，在风中不停发抖。因此一颗露珠从她的花瓣上滚到这位硅手的墓上去。太阳升起来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玫瑰花开得比以前更加美丽。她生长在温暖的亚洲。脚步声在这时响起来了。玫瑰花在梦里所见到的那群弗兰克人来了；有一位北国的诗人是这些异国人中的一分子：他摘下这支玫瑰，在它新鲜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然后把它带到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去。

这朵花的躯体像木乃伊一样，现在仍然躺在他的《依里亚特》里。听到他打开这本书，它像遮着梦一样，说：“这是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1843年)



梦 神

奥勒·露洛莱能讲那样多的精彩故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天黑了之后，当孩子们都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奥勒·露洛莱就来了。穿着袜子他悄悄地走上楼梯，他不声不响地把门推开，于是“嘘！”他在孩子的眼里喷了一点甜蜜的奶——只是一点儿，一丁点儿，但已足够让他们睁不开眼睛。突然间孩子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在他们背后偷偷地走着，轻柔地吹着他们的脖子，于是他们的脑袋就渐渐地沉了下去。啊，是的！但这并不会伤害他们，因为奥勒·露洛莱是很疼爱小孩子的。他只是要求他们放安静些，而这只有等他们被送上床之惑才能做到：他必须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才能对他们讲故事。

当孩子们熟睡之后，奥勒·露洛莱就在床边坐下来。他穿的衣服是很美丽的：他的上衣是绸子做的，但什么颜色却无法分辨清楚，因为它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绿，一会儿发蓝——完全随着他身体的移动而变化。他的每条胳膊下面夹着一把伞。一把伞上绘着图画；他就把这把伞在好孩子上面撑开，使他们一整夜都能梦到美丽的故事。可是另外一把伞上面什么也没画：他在那些顽皮的虎子上面张开伞，于是这些孩子就睡得非常糊涂，当他们在早晨醒来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在整个星期中每天晚上奥列·路却埃怎么来看一个名叫荷莱玛的孩子，对他讲了一些什么样的



故事。那一共有七个故事，因为每个星期有七天。

星 期 一

天黑以后，奥勒·露洛莱就把荷莱玛抱到床上之后说：“听着，现在我要装饰一番。”于是花盆里的花儿都变成了大树，长树枝在屋子的天花板下顺着墙伸展开来，使得整个屋子看起来像一个漂亮的花亭。这些树枝上都开满了花，花朵五颜六色，而且发出那么甜的香气，让人简直想尝尝它。——它比果子酱还要甜。水果射出金子般的光；甜面包张开了嘴，露出里面的葡萄干。真是美极了。不过与此同时，在荷莱玛放课本的桌子抽屉内，有一阵可怕的哭声发出来。

“怎么啦？”奥勒·露洛莱说。他走到桌子那儿，把抽屉拉开。原来是写字的石板在痛苦地抽筋，因为一个错误的数字跑进总和里去，差点把它打散了。写石板用的那支粉笔在系住它的那根线上蹦蹦跳跳，如同一只小狗。它很想帮助总和，但是没有办法下手——接着荷莱玛的练习簿里面又发出一阵哀叫声——这听起来真让人难过。每一页上的大楷字母有次序地排成直行，每个字旁有一个小楷字，也成为整齐的直行。这就是练字的范本。在这些字母旁边还有一些字母。它们认为它们跟前面的字母一样漂亮。这就是荷莱玛所练的字，不过它们东倒西歪，超出了它们应该看齐的线条。

“你们要知道，不能这样站着，请看——像这样略为斜一点，轻松地转一转！”练习范本说。

“啊，我们很想这样做，”荷莱玛写的字母说，“不过我们做不到呀；我们的身体不大好。”

— 源 —



奥勒·露洛莱说：“那么你们得吃点药才行。”

“哦，那可不行，”它们叫起来，马上直直地站起来，让人看到非常舒服。

“是的，现在我们不能讲什么故事了，”奥勒·露洛莱说。“现在我得让它们操练一下。一，二！一，二！”他这样操练着字母。它们站着，非常整齐，非常健康，与任何范本一样。不过当奥勒·露洛莱走了、早晨荷莱玛起来看到它们时，它们仍然是以前那样，显得愁眉苦脸。

星 期 二

当荷莱玛上上床之后，奥勒·露洛莱就把房里所有的家具上把那富有魔力的奶轻轻地喷了一口。于是每一件家具就开始谈论起自己来，只有那只痰盂自个儿站着一声不响。它有点儿恼怒，觉得大家都很虚荣，只顾谈论着自己，想着自己，一点也不考虑到谦虚地站在墙角边、叫大家在自己身上吐痰的它。

衣柜顶上挂着一张大幅图画，这是一幅风景画。它嵌在镀金的框架中。人们在里面可以看见一株很高的古树，草丛中的花朵，一个大湖和跟它联着的一条河，那条河环绕着火树林，流过很多宫殿，一直流入大洋。

奥勒·露洛莱在这画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因此画里的鸟雀便开始唱起歌来，树枝开始摇晃起来，云块也在飞行——人人可以看见云的影子在这片风景上掠过。

现在奥勒·露洛莱把小小的荷莱玛抱到框架上去，而荷莱玛则把自己的脚伸到画里去——一直伸到那些长得很高的草里去。因此他就站在那儿。阳光穿过树枝射到他身上。他



跑到湖旁边去，坐上一只停在那里的小船。这条小船涂上了红白两种颜色，它的帆发出银色的光。头上戴着金冠、额上戴有一颗光耀的蓝星的六只天鹅，拉着这条船漂过这青翠的森林——这儿的树儿讲出一些关于强盗和巫婆的故事，花儿讲出一些关于美丽的小山精水怪的故事，讲些蝴蝶告诉它们的故事。

许多美丽的、鳞片像金银一样的鱼儿，在船后边来回游着。有时它们跳跃一下，在水里弄出一阵“扑通”的响声。许多蓝色的、红色的、大大小小的鸟儿，列成长长的两行在船后面飞。蚊蚋在跳着美丽舞，小金虫在说：“唧！唧！”它们都要随着荷莱玛来，而且每一位都可以讲一个故事。

这才算得是一次航行！森林有时是又深又黑，有时又是一个充满了太阳光和花朵的、极端美丽的花园，还有雄伟的、用玻璃砖与大理石砌成的宫殿。阳台上立着好几位公主。她们都是荷莱玛所熟识的一些小女孩——因为他与她们在一起玩耍过。她们伸出手来，每只手托着一般卖糕饼的女人能卖出的最美丽的糖猪。荷莱玛在每一只糖猪旁经过的时候，就顺手去拿，不过公主们握得那么紧，每人只能得到一半——公主得到一小半，荷莱玛得到一大半。每个宫殿旁都有一些小小的王子在站岗。他们背着金刀，向他撒下许多葡萄干与锡兵。他们真不愧是王子！

荷莱玛张着帆航行，有时通过森林，有时通过大厅，有时直接通过城市的中心。他来到了他保姆所住的那个城市。当他还是一个小宝宝时，这位保姆就常把他抱在怀里。她一直是很爱护他的。她对他点头，对他招手，同时念着她自己为荷莱玛写的那首诗：

— 远 —



我对你多想念，亲爱的荷莱玛，
你小的时候，我多喜欢吻你，
吻你的小嘴、前额与那么鲜红的脸——
我的宝贝，我是那么地想念你！
我听着你喃喃地学着话，
可我不得不对你说一声再见。
愿上帝在世界上带给你无比的幸福，
你——天上降下的一个小小神仙。

所有的鸟儿也一起唱起来，许多老树也点起头来，花儿在梗子上也跳起舞来，正好像奥勒·露洛莱是在和它们讲故事一样。

星 期 三

嗨！外面的雨下得多大啊！荷莱玛在他的梦中都可以听到雨声。当奥勒·露洛莱把窗子推开的时候，水简直就流到窗槛上来了。外面成了一个湖，但居然还有一条漂亮的船停泊在屋子旁边。

“小小的荷莱玛，假如你和我一块儿航行的话，”奥列·路却埃说，“今晚你就可以开到外国去，明天早上再回到这儿来。”

所以荷莱玛就穿上他星期日穿的漂亮衣服，踏上这条美丽的船。天气立即就晴朗起来了。他们驶过好几条街，绕过教堂。现在在他们面前展开一片汪洋大海。他们航行了很久，最后陆地就完全看不见了。他们看见了一群鹤鸟。这些



鸟儿也是从它们的家里飞出来的，飞到那温暖的国度去。它们排成一行，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而且已经飞得很远——很远！它们之间有一只已飞得很倦了，它的翅膀几乎不能再托住它向前飞。它是这群鸟中最后一只。不久它就远远地落在后面。最后它张着翅膀渐渐地坠下来了。虽然它依然拍了两下翅膀，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它的脚触到了帆索，于是它就从帆上滑下来。砰！它落到甲板上了。

船上的侍役把它捉住，把它放进鸡屋里的鸡、鸭与吐绶鸡群中去。这只可怜的鹳鸟在它们中间简直是垂头丧气极了。

母鸡婆们齐声说：“你们看看这个家伙！”

因此那只雄吐绶鸡就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架子，问鹳鸟是什么人。鸭子们后退了几步，互相推拖着：“叫呀！叫呀！”

鹳鸟告诉它们一些关于炎热的非洲、金字塔与在沙漠上像野马一样跑的鸵鸟的故事。不过鸭子们完全不懂它所讲的这些东西，因此它们又彼此推了几下！

“我们有一样的意见，那就是它是一个傻瓜！”

雄吐绶鸡说，咯咯地叫起来：“是的，它确实是很傻。”

于是鹳鸟就一声不吭，思念着它的非洲。

“你的那双腿瘦长得很可爱，”雄吐绶鸡说，“请问，它们值多少钱一亚伦？”

所有的鸭子都讥笑起来：“嘎！嘎！嘎！”不过鹳鸟装做没听见。

“你也可以一起来笑一阵子，”雄吐绶鸡对它说，“因为这话说得很有风趣。难道你认为这说得太无耻了不成？嗨！”

— 愿 —



嗨！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博学多才的人！我们还是自己来说笑一阵吧。”

因此它们都咕咕地叫起来，鸭子也嘎嘎地叫起来，“呱！咕！呱！咕！”它们自己认为幽默得很，简直不成样子。

但是荷莱玛走到鸡屋那里去，把鸡屋的后门打开，向鹤鸟喊了一声。鹤鸟跳出来，朝他跳到甲板上来。现在它总算是得到休息了。它似乎在向荷莱玛点着头，表示谢意。于是它展开双翅，向温暖的国度飞去。不过鸭子在嘎嘎地闹着，母鸡婆都在咕咕地叫着，与此同时雄吐绶鸡的脸涨得通红。

荷莱玛说：“明天我将把你们拿来烧汤吃。”于是他就醒了，发现依然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奥勒·露洛莱这晚为他布置的航行真是太奇妙了。

星 期 四

“我告诉你，”奥勒·露洛莱说，“你不要怕。我现在给你一个耗子看。”于是他向他伸出手来，手掌上托着一个轻巧的、可爱的动物。“它请你去参加一个婚礼。今晚有两个小耗子要结为夫妇。它们住在你妈妈的食物储藏室的地下：那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住所！”

荷莱玛问：“不过我怎么能够钻进地下的那个小耗子洞里去呢？”

“我来想办法，”奥勒·露洛莱说，“我可以让你变小呀。”

所以他在荷莱玛身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这孩子马上就一点点地缩小，最后变得只有指头那么大了。

“现在你可以把锡兵的制服借来穿：我想它很适合你的身材。一个人在社交的场合，穿起一身制服是再漂亮不过



的。”

荷莱玛说：“是的，一点不错。”

不一会儿他穿得像一个潇洒的兵士。

小耗子说：“劳驾你坐在你妈妈的顶针上，让我可以荣幸地拉着你走。”

“我的天！想不到要这样麻烦小姐！”荷莱玛说。这么着，他们就去参加小耗子的婚礼了。

他们先来到地下的一条很长的通道里。这条通道的高度，恰恰可以让他们拉着顶针直穿过去。这整条路是用引火柴照亮的。

“你闻闻！这儿的味道多美！”耗子一边拉，一边说。“这整条路全用腊肉皮抹过一次。再也没什么东西比这更好！”

现在他们来到了举行婚礼的大厅。所有的耗子太太们都站在右手边，她们相互窃窃私语与憨笑，好像在逗着玩儿似的。所有的耗子先生们都立在左手边，他们在用前掌摸着自己的胡子。于是，新郎与新娘在屋子的中央出现了。他们站在一个啃空了的乳饼的圆壳上。他们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相互吻得不可开交——当然喽，他们是订过婚的，立马就要举行结婚仪式了。

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来。耗子们几乎能把对方踩死。这幸福的一对站在门当中，弄得人们既不能进来，又不能出去。与那条通道一样，这屋子也是用腊肉皮擦得亮亮的，而这点腊肉皮也就是他们所吃的酒菜了。不过主人还是用盘子托出一粒豌豆当作点心。这家的一位小耗子在它上面啃出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名字——也可说是他们的第一个字母。这倒



是一件很新奇的花样哩。

所有来参加的耗子都觉得这婚礼是很漂亮的，而且款待也非常令人满意。

荷莱玛又坐着顶针回到家里来；他算是参加了一个高等的社交场合，但他得把自己缩做一团，变得异常渺小，与此同时还要穿上一件锡兵的制服。

星 期 五

“你决不会相信，有多少成年人希望和我在一道啊！”奥列·路却埃说，“特别是那些做过坏事的人。他们常对我说：‘小小的奥列啊，我们合不上眼睛，我们整夜躺在床上，望着自己那些恶劣的举止——这些行为如同丑恶的小鬼一样，坐在我们的床沿上，在我们身上浇着沸水。请你走过来把他们赶跑，好叫我们好好地睡一觉吧！’于是他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很乐意给你效劳。晚安吧，奥列。钱就在窗槛上。’不过，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做事的。”奥列·路却埃说。

荷莱玛问：“我们今晚将做些什么？”

“对，我不知道你今晚有没有兴趣再去参加一个婚礼。这个婚礼与昨天的不同。你妹妹的那个大玩偶——那样子像一个大男人，名字叫赫尔曼——将要和一个叫贝尔达的玩偶结婚。此外，今天还是这玩偶的生日，因此他们收到非常多的礼品。”

荷莱玛说：“是的，我知道这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玩偶想要有新衣服穿，我的妹妹就让他们来一个生日庆祝会，或举行一次婚礼。这样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一百次了！”

“是的，但是今夜举行的是一百零一次的婚礼。当这一



百零一次过去以后，一切就会完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婚礼将会是非常华丽。你再去看一次吧！”

荷莱玛往桌子上看了一眼。那儿有一座纸做的房子，并且窗子里有亮光；外面站着的锡兵全在敬礼。新郎与新娘坐在地上，靠着桌子的腿，若有所思的样子，而且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奥勒·露洛莱，穿着祖母的黑裙子，特地主持这个婚礼。当婚礼结束以后，各种家具合唱起一支美丽的歌——歌是铅笔为他们写的。它是随着兵士击鼓的节奏而唱出的：

如同一阵风是我们的歌声，
来到这对新婚夫妇的房中；
他们站得如同棍子一样笔直，
他们都是手套皮所做！
棍子与手套皮万岁，万岁！
我们在风雨中大声地贺喜！

于是他们开始接受礼品——不过他们拒绝收到任何食物，因为他们打算凭借爱情为食粮而生活下去。

新郎问：“我们现在到乡下去，还是到外国去作一趟旅行？”

他们去请教那位经常旅行的燕子与那位生了五窠孩子的老母鸡。燕子讲了许多关于那些美丽的温带国度的事：那儿熟了的葡萄沉甸甸地、一串一串地挂着；那儿的空气是非常温和的；那儿的山岳发出这儿从来见不到的光彩。

“可是那里没有像我们这儿的油菜呀！”老母鸡说。“有一年夏天，我跟孩子们住在乡下。那儿有一个沙坑。我们可



以随便到那里去，在那儿抓土；我们还得到许可钻进一个长满了油菜的菜园里去。啊，那里面是多么青翠！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东西比那更美！”

“不过这根油菜梗与那根油菜梗还不是一个样儿，”燕子说。“而且这儿的天气老是那样坏！”

老母鸡说：“人们会习惯于这种天气的。”

“可是这儿很冷，老结冰。”

“那对于油菜是很好的！”老母鸡说。“另外这儿的天气也会暖和起来的呀。四年以前，我们不是有过一连持续了五星期的夏天？那时天气是那么热，你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并且我们这儿还不像他们那样有有毒的动物，另外我们也没有强盗。谁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最美丽，谁就是一个恶棍——那么他就不配住在这儿了。”于是老母鸡哭道：“我也旅行过啦！我坐在一个鸡圈里走过几千里路：我觉得旅行没一点儿乐趣！”

“是的，老母鸡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玩偶贝尔达说道：“我对于上山去旅行也不感到兴趣，因为你无非是爬上去，随后又爬下来罢了。不，我们还是走到门外的沙坑那里去，我们在油菜中间散散步吧。”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星 期 六

小小的荷莱玛说道：“现在讲几个故事给我听吧！”这时奥勒·露洛莱已把他送上了床。

奥列回答说：“今晚我们没时间讲故事了，”同时把他那把非常美丽的雨伞在这孩子的头上撑开。“现在请你看看这



几个中国人！”

整个的雨伞看起来如同一个中国的大碗：里面有些拱起的桥，蓝色的树，上面还有小巧的中国人在立着点头。

“明天我们要把整个世界洗刷得焕然一新，”奥列说道，“因为明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礼拜日。我将到教堂的尖塔顶上去，告诉那些教堂的小精灵将钟擦得干干净净，好让它们能发出动听的声音来。我将走到田野里去，看风儿有没有把草和叶上的灰尘扫掉；另外，最巨大的一件工作是：我将要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把它们好好地擦一下。我要把它们兜在我的围裙里。但是我得先记下它们的号数，同时也得记下刻在它们的那些洞口的号数，好让它们将来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否则它们就嵌不稳，结果流星就会大多了，因为它们会一个连着一个地掉下来。”

一幅老画像说：“请听！您知道，路却埃先生，”它挂在荷莱玛挨着睡的那堵墙上，“我是荷莱玛的曾祖父。您对这孩子讲了许多故事，我很感激您；不过请您不要把他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星星是不能擦亮也不可以摘下来的！星星都是一些球体，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它们之所以美妙，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感激您，老曾祖父，”奥勒·露洛莱说，“我感谢您！您是一家之长。您是这一家的始祖。但是我比您还要老！我是一个年老的异教徒：罗马人与希腊人把我叫做梦神。我到过最富贵的家庭；我现在依然常常去！我知道怎样对待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现在请您讲您的事吧！”——于是奥列·路却埃拿了他的伞走出去了。

这幅老画像发起牢骚来说道：“嗯，嗯！这种年头，一

— 源 —

